



祭祀宋焘等五位名士的泰山“五贤祠”

【史海钩沉】

□孙晓明

泰山西麓的汶阳平原上，曾走出过一位让《明史》为之立传的耿介之士。他三十岁中进士，授御史未久便以弹劾权宦震动朝野，三十六岁因直谏遭贬，四十四岁赍志而歿。他就是宋焘。

### 铁骨直声为民言

明万历三十五年正月，江南巡按御史宋焘夜不能寐，写下一份奏疏：“自采榷役兴，民不堪命，家怨人愁，一夫振呼而乱声四应……”这不是危言耸听——就在一个月前，应天府治下刚刚结束了一场民变，而矿税大监仍在各地如蝗虫般吞噬百姓膏血。宋焘的笔锋直指矿监税使。明神宗为充实内库，派宦官分赴各地开矿征税，所到之处“刈人如菅”，民变此起彼伏。宋焘在奏疏中描绘了一幅令人不寒而栗的图景，“万一潢池弄兵，揭竿继起，诚所谓瓦解之势也。”他恳请皇帝停征矿税，发内帑以充边饷，却被“置之未理”。

同年二月，江西参政姜士昌因直言被贬，举朝噤声，唯独赴任途中的宋焘在江浦驿馆愤然命笔，上疏为其申冤，他痛陈前首辅沈一贯结党营私，直斥现任首辅李廷机“排挤异己，品行卑劣”，甚至翻出一桩旧案：李廷机在礼部时打击属官聂云翰，致其“抑郁以死”。奏疏最后一句说道：“今复斥一姜士昌，使天下忠说垂首丧气。即有大奸大恶伐异党同，窃弄威福，谁能复起而发其奸哉！”明神宗读罢大怒，怀疑宋焘是姜士昌私党，欲“拿究”问罪。宋焘悲愤难抑，欲伏剑自裁以明心迹，幸被属下救下。最终他被降职为平定州（今山西平定县）判官，逐出京师。那位从未与他谋面的姜士昌，也被贬为兴安典史。

清末学者缪润绂将宋焘列入“东林诸君子”之列，其实宋焘与无锡东林书院诸人交游不多，但他反对矿税、主张澄清吏治、加强边防的政治理念，与顾宪成辈如出一辙。

### 青岩书香续岱宗

被贬官不久，宋焘便“厌薄宦情”，罢归故里，临行时行囊萧然，“囊篋若漆，惟筒册书笥而已”。他在外为官数年，俸禄一半用于购置学田，一半资助边饷，余者竟弃置任所不顾。回到泰安，他并未效仿隐士避世山林，而是推开了一座名为“青岩居”的别业大门。

青岩居位于泰山脚下灵芝街南首，是宋焘未第时的读书处。如今他重返故地，开门授徒，一时间“著书其中，鼓铸后学”。这里并非普通的私塾，宋焘效法东林书院，在讲学中“讽议朝政，裁量人物，指陈时弊，锐意图新”，将一座小小书院变成了思想交锋的阵地。

这其实是对泰山书院传统的自觉接续。北宋景祐年间，名儒孙复、石介在泰山凌汉峰下创办书院，以《周易》教授诸生，开“泰山学派”之先河。他们身处畎亩却心忧天下。宋焘对这两位先贤崇敬有加，曾在《过孙石二先生读书处》诗中写道：“当年青紫客，身世已沉销。却羡深山者，独留太古音。”

万历三十七年，宋焘特意在徂徕山下石介墓前立神道碑，碑上落款赫然写着“山西太原平定州判”——正是他被贬时的官职。清人赵国麟一语道破玄机：“殆感《庆历圣德》逸事而题此碑乎？”时空交错间，是士人气节的遥相呼应。

青岩居的声名很快远播四方。门人王楫后来官至宁夏巡抚，念念不忘师恩，他曾回忆在京城时，太史庄际昌问他学业何以如此

精进，他答曰：“先生之教也。”

在宋焘身后，青岩居几经兴废：清康熙年间，赵国麟在原址建“青岩义社”，后扩为“青岩书院”；乾隆年间，知府姚立德别建“泰山书院”；道光年间，“岱麓书院”承其余绪，直至清末改为新式学堂。可以说，宋焘点燃的那盏读书灯，在泰山脚下亮了两百余年。

### 笔蘸岱云写性灵

辞官后的宋焘将大量精力投入著述，他“登奇探危，遍览古牒，近参闻见”，用数年时间完成了《泰山纪事》三卷。这部书在《明史·艺文志》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中均有收录，是明代泰山著述中流传最广的一种。

《泰山纪事》的独特之处在于体例上的天、地、人三集架构：天集，收录历代名宦、人物传记四十三篇；地集，考证泰山古迹、风俗掌故五十二则；人集，汇编泰山一带的神鬼异闻。正是这“人集”让四库馆臣皱起了眉头，批评它“所言鬼神冥报，已涉荒诞”。然而，正是这些看似荒诞的文字，藏着宋焘最鲜活的笔墨。

且看他笔下的白龙故事：傲来峰下龙潭中的白龙化作美男子，到岱南一户农家做佣工，入赘为婿。他每夜浇园从不用轱辘，邻居偷窥才发现，一条数丈长的白龙半身探入井中，汲水一吐便灌满数畦。事情败露后，白龙离去，告诉妻子“家在傲来峰百丈崖下”。此后每逢大旱，乡人祷雨“屡应”。故事里的白龙没有半点神灵的威严，倒像个淳朴能干的庄稼汉，透着浓浓的人情味。宋焘在另一则《竹林寺蛇》文后感叹：“世人转眼变幻，心术狠毒有甚于蛇者，可哀已。”借蛇喻人，讽世之意昭然。

宋焘的诗才同样不容小觑。他著有《青岩居草》诗集，现存诗作一百七十余首，多写泰山景物，风格空灵超逸。在《青岩居偶成》中，他吟道：“僻性耽闲旷，依山启静扉。方知尘世远，况与世情违。”看似逍遥，但另一面，他的笔从未真正离开过苍生疾苦。万历三十一年泰山发大水，“填沟壑者千计”，宋焘写下长诗《泰山大水歌》，前半段描摹灾民惨状：“一望城西无片瓦，万人滚滚随流下……血水和泥相枕藉，断趾落臂谁家儿。”后半段笔锋陡转，直刺矿税之祸：“税使门前倍惨伤，赤身披发系枥枋……洪水何无情，真如矿税使，令人欲生不得生，欲死不得死！”清人唐仲冕评此诗“宜存之以备元龟”，堪称泰山版的“诗史”。

万历四十二年五月，宋焘因背疽发作卒于青岩居，年仅四十四岁。临终前他仍在叹息“朝政未肃”。他死后二十年，因家贫无法安葬，直到崇祯七年才由门人陈应元操办后事。其间阉党得势，已故的宋焘竟被削去追赠，撤出乡贤祠，直至崇祯初年方得平反。

四十四载人生，宋焘没能成为挽狂澜于既倒的名臣，却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了不朽：一部《泰山纪事》，让后世得以窥见明代泰山的文化肌理；一座青岩居，接续泰山书院数百年的学脉；一册《明史》，为他留下泰安人唯一的列传。在泰山历代先贤祠中，他与孙复、石介、胡瑗、赵国麟并祀，被尊为“泰山五贤”。

（作者为中国粮食行业协会理事、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）

□非晚

春夏之交，又到了游园赏泉的好时节。唐代，齐州（今济南）经济繁荣富饶，人文底蕴深厚，城中泉水众多，喷涌而出，文人纷至沓来，留下许多吟咏泉水名胜的诗文。

作为唐代诗歌的双子星座，杜甫、李白与济南的渊源颇深，他们都曾来此游历，留下了歌咏济南的诗作。唐天宝四载（745），杜甫赴临邑探望其弟杜颖，途经齐州时，他拜访时任司马的旧识李之芳，北海太守李邕闻讯从青州赶来。此前杜甫与李邕在洛阳见过，给其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此次重逢，李邕在历下亭设宴招待杜甫，李之芳、蹇处士等人同席。宴饮的时候，杜甫诗兴大发，挥笔写下《陪李北海宴历下亭》：“东藩驻盖，北渚凌清河。海右此亭古，济南名士多。云山已发兴，玉佩仍当歌。修竹不受暑，交流空涌波。蕴真惬所遇，落日将如何。贵贱俱物役，从公难重过。”

杜甫盛赞李邕的风范，又颂扬济南的名士和泉水。“交流空涌波”，历水与泲水在此交汇，空自涌起波浪，然后北入鹊山湖，既有形态、声音，也有画面，是较早描写泉水汇流的诗句。他将济南的泉水和名士并提，泉水不仅是自然景观，更成为济南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。

李白在东鲁寓居二十余年，其间两次游齐州。齐州地势南高北低，泉水在城中流出，汇于北郊的低洼之处。唐代，大明湖称为历水陂，位于城北边缘。从历水陂一直到鹊山、华山脚下，有一大片广阔水域，叫鹊山湖。李白游历齐州时，登上了华不注山，还与济南太守一起泛舟鹊山湖，写下“初谓鹊山近，宁知湖水遥。此行殊访戴，自可缓归桡”“湖阔数千里，湖光摇碧山”的诗句。泉水穿城而过，向北入鹊山湖，形成辽阔的湖面，李白虽然未直接写泉，却写出了泉水汇流成湖的壮阔气象，展现出泉水的另一种形态。

与李、杜早年相识的高适也曾游历齐州。当时，人到中年的高适仕途不顺，穷困潦倒，隐居在梁宋一带，过着种地垂钓的生活。此前与其相识的李邕，去信邀他来齐州游玩。高适如约而至，与李邕等人一同泛舟北池，也就是大明湖，作《同李太守北池泛舟，宴高平郑太守》：“每揖龚黄事，还陪李郭舟。云从四岳起，水向百城流。幽意随登陟，嘉言即献酬。乃知缝掖贵，今日对诸侯。”高适以“水向百城流”，写泉水流动的形态，借着生生不息的泉水，寄托期待未来的心情。

同样是泉水，心境不同，感受自然也不一样。与王维、崔颢齐名的诗人卢象，因“名盛气高，少所卑下，为飞语所中”，被贬为齐州司马。其间，他与李邕同游历下古城西北隅，看着眼前的清泉和乔木，作《追凉历下古城西北隅，此地有清泉乔木》：“谢眺出华省，王祥佩佩刀……蝉鸣秋雨霁，云白晓山高。咫尺传双鲤，吹嘘借一毛。故人皆得路，谁肯念同袍。”不过，他虽然提到济南的清泉，却未作细致描写，匆匆一笔带过，将更多笔墨着于仕途的失意和故人疏远的苦闷，泉水成为他人生的旁观者和背景板。

唐代名士魏炎因仰慕诗人李白，一路循着他的踪迹，跋涉三千余里，终于在广陵得以相见。游历齐州时，他写下了较早描写舜泉的诗句：“齐州城东舜子郡，邑人虽移井不改。时间汹汹动绿波，犹谓重华井中在。”唐代封演《封氏闻见记》第八卷“历山”将其题诗收录，并谓：“齐州城东有孤石，平地耸出，俗称之‘历山’，以北有泉，号‘舜井’。”两人笔下，齐州城东的舜泉，也称舜井，汨汨往外涌动着碧波，有着强劲的声势，这让泉水与上古传说紧紧相连，内涵变得更加丰富。

济南的泉水汨汨流淌，喷涌不息，千百年来默默注视着来往的文人墨客，虽不能言，却照见人世间的百态。

【行走齐鲁】

## 泉影诗痕：唐代文人笔下的泉水

# 青岩一脉承岱宗

明代名臣宋焘的人生沉浮与文脉传承

投稿邮箱：qlwbrwqilu@163.com